

法·国·文·学·经·典

F. AIGUONNE, NOUVEAU ROMAN

乡村医生

【巴尔扎克 / 著】李金波 / 黄慧珍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法·国·文·学·经·典

F. BALZAC & N. G. J. N. G. D. J. A. N.

乡村医生

【巴尔扎克 / 著】李金波 / 黄慧珍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村医生 / (法) 巴尔扎克著; 李金波, 黄慧珍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

ISBN 978-7-80647-556-0

I. 乡... II. ①巴... ②李... ③黄...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9536 号

书 名: 乡村医生

作 者: (法) 巴尔扎克 著 李金波 黄慧珍 译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 万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5.80 元

书 号: ISBN 978-7-80647-556-0

邮政编码: 330008

电话号码: 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乡村医生》是《人间喜剧》中的一部，属“乡村生活场景”。在这部作品中，巴尔扎克塑造了“一些最纯洁的人物”，并着力刻画了一个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的医生倍纳西。在偏僻山区落户的倍纳西，当上市镇市长之后，为了改变该区贫困落后的面貌，制订了一个全面规划：因地制宜发展生产，扩大交换，增加市民收入；并切实加以贯彻。后因积劳成疾，以身殉职。小说通过几个人物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过失和不幸、生活上所经受的磨难的描写，多方面地表现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物性格。小说中那个青年女子拉·福绥斯的不幸遭遇，读来催人泪下，被作者称为“差不多就是全体女子的遭遇”。小说还通过众多人物的谈话，表达了作家对于政治、宗教、风俗等的见解。

《乡村医生》是《人间喜剧》中一部独具特色的名著，已成为研究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他的世界观的一部必读作品。

目 录

斯土和斯人/1

踏遍山乡/53

人民的拿破仑/104

乡村医生的忏悔/143

挽 歌/174



斯土和斯人

一八二九年，春天的一个明媚的早晨，一位年纪五十左右的人，骑了马，沿着一条山路，朝着位在大修道院附近的一个大山镇进发。那山镇是个人烟稠密、以一道长长的山谷为界的区的治所。一条常常干涸的石子河床，如今注满了融雪后的水，在这山谷里奔流着。山谷紧紧夹在两个平行的山脉中间，两边，是萨瓦山和杜菲纳山，峰峦叠起，高入云霄。虽然两个山脉之间的风景仿佛都一模一样，可是这个外乡人从中间穿过的这个区域，地势却起伏不平，光线明暗多变，在别处就休想看到这样的景色。有时候，山谷突然开阔，呈现出一张绿色的不规则形的地毯，由于山泉经常的灌溉，一年四季，看上去总是那么新鲜，那么柔和。有时候，出现一所锯木厂的简陋的建筑物（占着一个风景如画的去处），它的一旁堆放着还未剥去树皮的长长的冷杉，从激流里用劈得方方的大木管引进来的水流，管子上的裂缝让水流了出来，湿了一大片土地。这儿那儿，都是些茅草房屋，四面围着园子，里面种满了花儿盛开的果树，令人想起劳动的艰难困苦。再远一点，就是一些红色屋顶的房屋，盖着方方正正的瓦片，像鱼鳞一样，它们告诉人们，由于长年累月的劳动，已经过上了小康的生活。总的说来，在每一扇门上，都看得见有一只篮子挂在那儿，里面晒着干酪。处处地方，门口、窗洞、围墙，都爬满了葡萄藤，看上去令人神清气爽，像在意大利那样，还夹种了矮矮的榆树，叶子拿来给牲口做饲料。由于大自然的任性，有几处地方，一些丘陵拢得很紧，既容不下作坊，也容不下田野和茅舍。两排高高的花岗石高墙，中间只隔着那条从瀑布那儿吼叫而来的激流，墙上到处耸立着黑叶的冷杉，还有山毛榉，



足足有一百尺高。这些树木，全是笔挺挺的，全是被斑斑点点的青苔染成稀奇古怪的颜色，全长着各不相同的叶儿，它们就构成了雄伟壮丽的墙垛。墙边沿，在路的上面和下面，是一些野草莓、绣球、黄杨、有刺的蔷薇的不定形的篱笆。这些小灌木的浓郁的香味，这时候混和着落叶松的幼苗、杨树、松脂树的刺鼻的气息，那股山区大自然中的荒野的芬芳。几朵云在峭壁之间浮动，峭壁被遮没了，又逐个逐个地显露出它们淡灰色的巅顶，当大块浓云撕裂成团团轻絮的时候，它们往往又变得模糊不清了。每时每刻，天空变换着光线，这乡土也就变换着它的外貌；山变换着它们的颜色，山坡变换着它们的色调，小山谷变换着它们的形状：蓦然之间，气象万千，无论是照进树干之间的一缕阳光，无论是一块天然的林间空地或是几处成堆的瓦砾，在寂静无声之中，在一切都显得年轻的季节里，在阳光点燃了澄澈的天空的当儿，放眼看去，全都变得美妙无比。总而言之，这是一块美丽的乡土，这就是法兰西哪！

这位旅客身材魁梧，穿一套蓝呢衣服，衣服刷得干干净净，正像他每天早晨要把他的马刷得溜光滴滑一样。他直挺挺地骑在马上，身子拧紧在马背上，像一个老骑兵军官。如果他的黑色领带和麂皮手套，如果鼓鼓地装在马鞍两旁的手枪袋和牢牢地捆在马屁股上的大皮包还不足以显示出他的军人模样，那么他的有些儿麻点、但五官端正的紫膛脸孔，一副俨然无忧无虑的神气，他的果断坚决的态度，他的谨慎小心的眼神，他的脑袋的姿势，都可以透露出部队里的那些习惯，对一个士兵来说，这些都是无法摆脱的，甚至在他退伍家居的日子里。任何人看到了这种阿尔卑斯山的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在法国的大盆地，它缔造得又是如此的逗人喜爱，都是会惊叹不止的；可是这个军官呢，却贪赏着这样的景致，而对它的千变万化，一点也不显出惊讶。毫无疑问，当法国军队被帝国主义的战争逼得南征北战的时候，他已经跑遍了所有的地方了。惊讶这一种感觉，似乎拿破仑在他兵士的心灵里已经把它摧毁得一干二净：他脸上泰然自若的表情就是一个确切的标志，一个察颜观色的人从中可以辨认出当年集结在大皇帝的昙花一现然而永生不灭的鹰下面的那班健儿。



这个人，事实上就是这么一个军人，当今已经为数不多，炮弹对他们敬重有加，退避三舍，虽然他们在拿破仑指挥的所有战场上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只是像一个朴实和忠心的士兵那样出生入死，黑夜和白天一样，远离指挥员的身边和近在指挥员的身边一样，恪尽他的职责，他刀无妄挥，挥则必中。他在纽扣孔里佩着的颁给荣誉团军官们的那个玫瑰徽章，就是在莫斯科一仗之后，他的团里交口一致地选赠给他的，认为在这次伟大的战役中他最有资格受之无愧。他正是那班极少数人中间的一个，他们心情淡泊，谦谦如也，胸中经常安然自得，只要一想到要开口恳求什么，心里就觉得愧作起来，不管所恳求的究竟是什么性质，而他的军阶就是根据资历的按部就班的规则授给他的。

一八〇二年升了少尉，一八二九年年仅仅当了骑兵连的首领，虽然他的胡髭已经花白了；可是他的生活却是这样的纯正，军队里的人一接触他，没有一个，即使是将军也罢，不对他油然而产生一种敬仰之情，这种无可争辩的优势可能只有他的上司绝不会加以宽恕的。但是有失必有得，那班淳朴的兵士们却都向他献上一份对慈母那样的感情；因为，对待他们，他懂得宽严相济。当年像他们一样，自己也出身行伍，他了解兵士们的倒霉的开心事和快活的伤心事，了解他们的可以饶赦的或者应当处罚的不端事情，他通常把他们唤做“他的孩子们”，放任他们到田里去弄一点粮食或者到中产阶级的家里去搞一点草料。

关于他个人的历史，他一直守口如瓶。正像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的军人一样，他只是透过大炮的硝烟或是在皇帝支撑着的欧洲战争的屈指可数的和平间隙里见到了世面的。他是否想到过结婚呢？虽然没有怀疑，指挥官叶纳斯塔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少驻征程的时候，在出席联队发起并招待的联欢会上，也得到过一些倘来之福，但是谁也没有一个准儿。被问到他的爱情的时候，这一个从不假作正经、从不拒绝参加联欢会、从不违反军纪的人，不是默不作声，便是笑而不答。有一个军官灌下了几口酒，问他：“你呢，我的指挥官？”他回答：

“诸公，咱们喝酒吧！”



皮埃儿·约瑟夫·叶纳斯塔先生是不事奢华的巴雅一流人物，因此在他身上根本找不到什么诗意，什么浪漫的东西，他是显得那么的平凡。他的外表是一个有钱人的外表。纵然他的财产仅仅是他的饷银，他的退役金是他全部的冀望，然而，正像那些商界的老狼那样（他们的不幸就在于有了一个经验，便死也不肯放手，几乎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这位骑兵连的头头总是在身边放开两年的军饷，决不乱花他的俸金。他不是一个赌棍，有时候和大家逢场作戏，有人也要来插手一下，或者要加上一点赌注，这当儿，他把他的皮靴尽是瞧啊瞧的。但是他从不狂妄，而且力求从俗。由于细心照料，他的制服比联队的其他军官们的要耐穿得多，这种省吃俭用的习惯使他积下了一点钱，而且在他身上已经变得根深蒂固的了。也许人们会怀疑他是吝啬吧，如果不知道他的令人钦佩的慷慨大度，如果不知道他的仁义为怀的话；他曾经碰到过那么一个没有头脑的小伙子，在一次赌局里或是在其他的蠢事里把钱搞得精光，这时候他的钱袋就向他敞开着大口。他处理他的助人为乐的事儿，自有他的妙法，他只当做他自己往日输去了一笔大钱；他从来不想以债主自居，对他债务人的行动横加干涉，他借给人家的钱款，他总是绝口不提。

身为部队的儿子，天地间光棍一条，他以军队为故乡，以他的联队为家庭。所以，人们对他令人起敬的节约的动机也不想去研究一下，总是喜欢把它归因于那种自然的欲望，就是说，他要多积些钱，在他的风烛之年能够享一点清福。在他提升为骑兵部队陆军中校的当天晚上，大家又推测起来，他的野心是想带了他的退役金和上校的肩章，退隐居乡。操练之后，那班年轻军官们谈到叶纳斯塔的时候，总是把他归到这么一类人里，他们在中学里得到过优等生奖，终他们的余生，将永远是正直的，没有热情的，有用处但是淡而无味，像白面包那样；可是正经的人们评价他时就完全不同了。这个人往往眼睛一瞪，脸儿一沉，像野蛮人说话的时候那样，这表明他的心灵里正起着阵阵的风暴。仔细研究之后，他的冷静的脑门却显示出一种能力，它可以使激动的感情不致冒头，可以把它们压抑在他心房的深处，这种能力，是花了很大的代价，得之于在战争的危险和不测的灾祸中所养成的习惯



的。一个法国贵族院议员的儿子，新到联队，有一天谈起叶纳斯塔时这么说，他做起神甫来倒能最有良心，做起食品杂货店老板来倒最能老少无欺：

“你再加上一条，最没有资格跟在侯爵大人们后面做一个马屁鬼！”他一面回答，一面打量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他想不到他的话恰恰被他的指挥官听到了。

听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这个陆军少尉的父亲对所有的政权都吹拍拍，是一个弹性人物，他惯于脚抵革命，身躡八丈。这位郎君居然是他父亲的肖子。在法国的军队里，是有这种性格的人的，他们在情况紧急的时候，英勇出众，一仗打过，又变得普普通通，对荣誉毫不介意，把艰危置之度外，如果不是由于我们本性上的种种缺陷，这种人也许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多得多呢。可是，如果我们以为叶纳斯塔是个十全十美的人，那我们就不免大上其当了。多疑，善怒，争辩的时候喜欢挖苦人，尤其是他明明错了，还硬以为是对的，满脑子的民族偏见。在他当小兵的时候，染上了喝好酒的习惯。在符合他军阶的隆重礼节中退出宴席的时候，他显得一脸庄重，满腹经纶，再也不肯把他的心底话说给人家听了。最后，虽然他很懂得社会的习惯，礼貌的法则（这些他都信守不渝，好像它们是军规一样）；虽然他有先天和后天的才智，虽然他有策略，有计谋，有马上剑术的理论和兽医技术的秘诀，他对学习却是十分漠视的。他也懂得一点凯撒和亚历山大的事儿，但是凯撒究竟是罗马的一个执政官还是一个皇帝呢，亚历山大究竟是一个希腊人还是一个马其顿人呢，那就有点儿稀里糊涂了。这个出身也好，那个出身也好，这个身份也好，那个身份也好，他都表示赞同，不加争论。此外，一谈到科学和历史，他就变得严肃起来，仅止于略略颌首而已，以示并非置身事外，仿佛一个高深的人已经达到了万事怀疑论的地步。

拿破仑于一八〇九年五月十三日在申布龙给大军部维也纳的主脑送去了一份通牒，里面说道：“像美狄亚那样，奥地利的王公们亲手杀害了他们的孩子。”当时叶纳斯塔刚刚被任命为上尉，恐有失他军阶的尊严，不想去问一问美狄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信赖拿破仑的天



才，肯定这位皇帝给大军部和奥地利王室讲的话不会不根据本本的；他推测美狄亚是一个行为暧昧的大公夫人。然而，好像这件事儿会牵涉到军事艺术那样，他对通牒里的美狄亚总觉得放心不下。一天，劳古儿小姐重新上演《美狄亚》了。看到海报以后，上尉决定到法兰西剧院去消磨它一个晚上，看看这位著名的女演员在这出神话剧里的表演，他向他的邻座们问长问短，了解了一点剧情。他当小兵的时候，曾经精力充沛地学习过读、写、算，现在懂得，身为上尉，他应该有一点教育。因此，从此以后，他热心地阅读小说和新书，获得了一些一知半解的知识，倒也能够学以致用。出于他对他的老师们的感激之情，他居然替毕高一莱勃伦也来辩护一番，说他觉得这个人是有教育意义的，老是极其深刻的。

这位军官素来脚踏实地，贸然并不是他的行径。他昨晚从他上校那里获准了八天假期，这时候刚刚离开格勒诺布尔，奔向大修道院来了。

他估计路程不会太远；可是一里复一里，他向农民们问路，他们都没有说准，路因此走错了。他想还是以小心为是，不能肚子空空的再这么走下去了。虽然这个时候，谁都在田里忙碌，要碰上一个站在门口的主妇，机会是不多的，但是他还是在几所茅屋前面停了下来，这些茅屋近边就是公地，是随便划出的一块方场，向任何人都开放。

这块各家的公共辖地，泥土很结实，打扫得也干净，但是纵横都是贮放厩肥的沟沟。沿着有裂缝的墙壁，长着蔷薇、长春藤和高高的野草。在十字路口，有一棵恼人的醋栗，上面晾着几件褴褛的衣衫。叶纳斯塔遇到的第一个老乡是一头在一堆麦秆里打滚的猪儿，它一听到马蹄的声音，便大叫起来，昂起了头，把一只大黑猫吓得溜烟似的逃跑了。一个农家姑娘，头上顶着一个草筐，一下子出现在面前，远处跟着四个小男孩，都穿得破破烂烂，但是天不怕地不怕，吵吵嚷嚷，见了人不害臊，惹人喜爱，茶褐色的皮肤，真正像天使般的小捣蛋。阳光闪烁，无限纯洁地照耀着天空，照耀着茅屋，照耀着肥料，照耀着这异乎寻常的一群。

军人问她可不可以得到一杯牛奶。听到这句话，那姑娘报以一声



哑叫。一位大娘突然在一间小屋的门口露面了。农家姑娘用手势指给她看正朝着她走来的叶纳斯塔，他呢，正把马拉得紧紧的，好让在它的肚子下面奔来奔去的孩子们不至于受到意外。然后，她走进了家畜棚去。他又请求了一次，那主妇干脆地拒绝了。她说，她不愿把牛奶锅里的牛奶舀去，这是规定做奶油的。军官见请求遭到拒绝，便答应这项损失尽量由他来偿付；他把马拴在门柱上，踏进了茅屋。大娘的四个孩子看上去一样年龄，这种古怪的情形使指挥官大为惊奇。大娘还有一个老五，几乎吊在她的裙角上，这孩子虚弱多病，脸色苍白，无疑需要悉心的照顾；正因为这样，他是一个偏怜子，是宠儿。

叶纳斯塔坐在一只高高的、没有生火的壁炉旁边，在壁炉架上，他看见有一个圣母的彩色石膏像，怀里抱着幼年的耶稣。崇高的象征啊！泥土充当了屋子的地板。年深月久，原来捶得结实的泥土已经变得凹凸不平，不管怎样干净，看上去仿佛是放大的橘子皮上的粒粒。壁炉里挂着一只装满了盐巴的木鞋，一只煎锅，一只小镬子。一张有柱子的并有一块齿形边缘的斜板作装饰的床占满了房间的那一头。这儿那儿，随便地摆着用一块粗糙的山毛榉木板装上三只脚的方凳，一个面粉桶，一只舀水的大木勺，一个桶和盛牛奶的陶器，叠在面粉桶上的纺纱机，几只放干酪的篮子，黑色的墙壁，虫蛀的门上开着一扇气窗：这些就是这间陋室的装饰和家具了。

现在，一出活剧上演了，军官一面观看，一面用他的马鞭鞭打着地面，作为消遣，他一点也不怀疑，这儿演出的正是一个活剧。当那位大娘，后面跟着那个痢痢头的宠儿，走进牛奶房的门口，那四个孩子，向军人看了一个饱，然后动手去释放那头猪儿。这头猪他们是要惯了的，它踏上了门槛；男孩子们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它不得不急急退了回去。大敌远去，孩子们便向一扇门进攻来了，在他们的拼命之下，门上用旧了的插销从白里脱了出来；于是他们冲进了一个放果子的房间，在那儿，一直被这个场面逗得乐不可支的指挥官瞧见他们一心一意地吃着李子。脸儿像羊皮纸、身上穿着肮脏破衣的大娘这时刻踏进门来，手里拿了一罐牛奶，是给客人吃的。

“啊！这些坏蛋！”她说道。



她走到孩子们身边，拉住他们的手，把他们一个一个抓了过来，推在房间里，但是并不抢去他们的李子。她小心地关上了她的杂物仓的门儿。

“好啦好啦，我的宝贝儿们，乖一点。”她瞧着叶纳斯塔，说道，“如果不好好看他们，他们会把一大堆李子都吃光的，这班疯子！”

于是她坐在一张方凳上，把痢痢头孩子夹在两腿中间，给他洗头，一面给他梳头，像女人那样的熟练，母亲那样的细心。那四个小偷待在那儿，有的笔直立着，有的靠在床上或是倚在面粉桶上，全都拖着鼻涕，肮里肮脏，吃着带来的李子，不出一声，用一种阴沉和调皮的神气瞧着这个陌生人。

“他们都是你的孩子吗？”军人问大娘。

“不瞒你说，他们都是收容所的孩子；每人每月给我三个法郎和一磅肥皂。”

“但是，好大娘，他们准会花费你两倍的开销呢。”

“先生，倍纳西先生就是对我们这么说的；不过，如果要别的人拿了这么一笔钱收养他们，那就得用强迫的手段了。没有人愿意，这班孩子啊，把他们接到家里，还得拿十字架、肩旗打伞呢！我们的牛奶也卖不了多少钱，所以拿给他们吃，我们也不花费什么。再说，先生，三个法郎，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我们总算有十五个法郎到手了，且不说那五磅肥皂哩。在我们这些区里，每天挣十个苏，身上的力气都得用尽呢！”

“你自己有地吗？”指挥官问道。

“没有，先生。我男人活着的时候，我们是有的，但他过世以后，我走投无路，不得不把它们卖了。”

“那么，”叶纳斯塔又说，“你怎么能够到了年底不欠债呢，每天用两个苏，给这班孩子吃，给他们洗，扶养他们？”

“不是吗，”她一面继续说，一面给她的小癞子不停地梳着头，“我们到了大年夜总是负债的，老先生。你还求点什么呢？老天爷总搭救我们。我有两头牛。收割的季节我女儿和我去拾麦穗；冬天，我们去捡柴；晚上，我们纺纱。噢！打个比方，像去年那样的冬天，总不会



常常有的。为了磨面，我欠了磨坊里七十五个法郎。幸亏这是倍纳西先生的磨坊。倍纳西先生，他是穷人的朋友啊！不管是谁，欠他的钱他从来不讨，他总不会从我们的身上开个头儿的吧。再说，我们那头牛生了一头小牛，我们常常靠这个了清一点债务。”

这位乡下大娘对这四个孤儿的爱心，真是概括了人类所有的细心监护了。他们这时候已经吃完了他们手头的李子，乘着他们的妈妈一心和军官谈着话的机会，排成纵队，大家挤得紧紧的，再一次想冲开那扇把他们和一大堆李子隔开的门的插销。他们不像法国军队那样地发起进攻，而是像德国军队那样地鬼鬼祟祟，他们的推动力就是出乎天然的和野兽般的贪欲。

“啊！小坏蛋！你们想吃个精光吗？”

大娘站起身来，抓住了四个孩子中力气最大的一个，在他的屁股上轻轻打了一记，把他推出门外；他也不哭，其余的都目瞪口呆地待在那儿。

“他们给了你不少麻烦……”

“噢！不，先生，不过他们闻得出我的李子，这班宝贝。如果我不管他们，不消一刻，他们就会吃得胀死的。”

“你喜欢他们？”

听到这么一问，大娘抬起头，带着一种微微自嘲的神气，回答道：

“喜欢他们，真是！”她一面叹气，一面又说，“我已经交还了三个，我只照顾他们到六岁。”

“那么你的孩子在哪儿呢？”

“他死了。”

“你多大岁数？”叶纳斯塔问道，为了想消除他刚才这个问话的影响。

“三十八，先生。到下一个圣约翰节，我的家里人将过世两年了。”

她替那个虚弱多病的小孩穿好了衣服，他用他无神和温柔的眼睛看了她一眼，似乎表示着他的感激。

“这是一种怎样忘我、怎样劳苦的生活啊！”骑兵思忖着。

这间屋子，这间可以和耶稣在里面出生的马棚相比的屋子，在它



的顶下，快乐地，没有骄傲地，恪尽着一个做母亲的最艰苦的职责。在被人忘却了的深渊里面，埋藏着怎样的心啊！多么的富足又是多么的贫困！当兵的比别的人更能懂得赞赏穿木鞋人的高行和穿破衣人的福音，它们都是何等的辉煌壮丽啊。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全书》，这个加上花边、刺绣、切得光光、裹以绫罗绸缎的本本；但是只有在这儿，才真正存在着《全书》的精神。当看到这位妇人尽着一个母亲的责任，有如耶稣尽着一个男子的责任，拾着落穗，受着苦，为了弃儿们负上了债，从来不事计较，也不愿想想为了当一个母亲，她把自己弄得百孔千疮，这时候不可能不相信这里面是有着一点上天的诚心的。一看到这位妇人，不得不承认在地上的善行和天上的智慧之间，有着一些交感的地方；就这样，指挥官叶纳斯塔一面注视着她，一面点着头。

“倍纳西医生是一位好医生吗？”最后他问了。

“我也不知道，老先生，但是他替穷人看病，是不要钱的。”

“看来，”他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人肯定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噢，是啊，先生，而且是一位正直的人呢！……这里没有一个人早晚不把他放在祷告里的！”

“这是给你的，妈妈，”军人说，一边递给她几块钱。“这是给孩子们，”他接着说，添上了一个埃居。“这儿离开倍纳西先生的家很远吗？”他骑上马，问道。

“噢，不远，好先生，至多短短的一里路。”

军官出发了，他相信他还得有两里路要走。然而不久，透过几棵树木，他首先望见了一簇房屋，接着是蜷伏在一座钟楼周围的市镇的一些屋顶，钟楼是圆锥形的，高高耸立在空中，上面的石板瓦用马口铁的薄片钉在木框架的角角上，马口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种实在很古怪的屋顶，说明这儿已经是在萨瓦的边上了，因为那儿的屋顶素来就是这样的格式。在这个地方，山谷很开阔，好些房屋舒舒服服地坐落在一块小小的平原上或是筑在激流的边沿，使这个耕种得很好、四面都被高山堵住、没有明显出路的乡土显得生气盎然。中午时分，在离开乡镇几步路远的地方，叶纳斯塔在半山腰坐了下来，把马系在



一排榆树下面。在他面前集合了一群孩子，他便向他们打听倍纳西先生的屋子。孩子们起先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然后把这位陌生人端详了一会，他们第一次看到什么，就是用这样的神情来观看的：不同的脸孔，不同的好奇心，不同的想法。于是这一群孩子中最不怕生、最爱笑、眼睛灵活的一个小鬼，赤着一双满是污泥的脚，依照孩子们的习惯，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

“倍纳西先生的屋子吗，先生？”

他还加上一句：

“我领你去。”

他走在马儿前面，一则出于这样的想法：和一个陌生人走在一起，可以显显他的威风；二则出于他的儿童的殷勤，或者由于他急切需要活动一下，像那样的年纪，精神上和肉体上时刻都有这样的需要的。军官一直走着那个乡镇的大街，这是一条石子路，七弯八曲的，两边都是屋主人随心所欲地建筑的房屋。那儿，一只烘面包的烤炉突出在公共道路的中央；这儿，一堵山墙露出了它的侧面，挡住了路的一部分；接着，一条从山那儿来的小溪在地沟里横穿过街道。叶纳斯塔望见许多用黑色的木板覆盖的屋顶，更多的是用茅草，有几间用瓦片，七八间用石板，无疑这些房屋是本堂神甫、治安法官和地方上的有钱人的。在这个远处天涯的乡村里，一切东西都是粗制滥造的，它仿佛和任何地方都不搭界，和任何地方都没关系；这儿的居民似乎处在社会的活动之外，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家族，除了通过收税员或者细不可见的枝节以外，就没有任何的联系了。叶纳斯塔向前再走了几步，他瞧见在山的高处有一条街道，居高临下，俯视着这个庄子。没有疑问，这儿有一个老镇和一个新镇。确实，指挥官在他缓辔徐行的地方，可以一眼看出几幢建筑得很好的房屋，崭新的屋顶使这个古老的庄子看上去心旷神怡。新居上边，新种着一排树木，从那儿传来操作着的劳动者所特有的歌声，一些作坊里的嗡嗡营营声，锉刀的叽叽咕咕声，铁锤的打击声，各样工业混杂在一起的喧闹声。他看到住家烟囱里升起的轻烟和大车修理匠、铜匠、马蹄铁匠的锻炉里冒出来的浓烟。最后，在他的向导领他前去的那个村庄的尽头，叶纳斯塔望见一些分散



的农庄，一些耕种得很好的田地，一些管理得十分内行的种植场。它有如失落在大地褶皱里的布里埃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乍一看，你不会怀疑在这个乡镇和耸峙在这块乡土一旁的山岭之间，是有生命存在着的啊。

一会儿，那孩子立定了。

“这就是他屋子的门。”他说。

军官跨下马，用手臂挽住缰绳；接着，想到他劳累了一阵子，应该给他一点酬谢，于是从背心口袋里摸出几个苏给孩子，他带着惊愕的神情拿下了，睁着大眼睛，也不道一声谢，只是立在那儿看着他。

“这地方，文化还不够发达，劳动热情是高涨的，乞丐倒还没有插足进来。”叶纳斯塔心里想着。

倒并非出于好玩，而是由于好奇，军人的向导在一垛一肘高、围住了房屋院子的墙上一靠，墙上，在门柱的两边，装着一排漆黑了的木栅。门的下面部分是整块的木板，往日漆成灰色的，头上，是削成铁矛般的黄色木杆。这些已经褪了色的装饰品，在两扇门的上端，各各形成一个新月，门一关上，就合成了一枚大松球，出现在门框子的高头。这两扇门，虫蛀蚁咬，苔藓斑驳，由于雨淋日晒，几乎破烂不堪。门柱子上，长着几根不知是生给谁看的芦苇和墙头草。柱子后面，躲藏着种在院子里的两棵无刺的金合欢，花梗上高高耸起的绿球，像粉扑一样。大门的模样儿透露了屋主人满不在乎的脾气，这使军官心里很觉不快，像一个幻想破灭、无可奈何的人那样，皱起了眉头。咱们是习惯于按照咱们自己的样子来评价人的，他们身上有咱们的缺点，咱们对他们就待之以宽，如果他们身上没有咱们的长处，咱们对他们就责之以严了。指挥官心想倍纳西先生是一个细心的、井井有条的人，可是确确实实，他的屋门却明白告诉人家，对待自己的产业，他是完全漠不关心的。因此，像叶纳斯塔那种讲究家务组织的军人，就迅速从生活的大门上推断出这位不相识者的性格了：在这一点上，不管他是一个怎样考虑周详的人，他是决不会有什么迟疑的。门半开半掩着，又是一个满不在乎！乡村里对人总是信赖的，根据这样的信念，他不客气地管自闯进了院子，把马儿系在栅栏的细木条上。他把